

春天的声音

□王家祥

生命发出的声音有些是听不见，却看得见的。某些声音可以在心中滋长，甚至变得很喧嚣，很庞大，耳畔却没有任何声响。

走在春日迷人的山林小径上，耳朵里很安静，鸟叫虫鸣，风拂雨斜，这些，是不吵人的声音。可是，你要静下心来让真正的声音在心头滋长，流动，仔细倾听！没有一种生命是可以暂时停止运转的，停止在生命之河里流动。

泰国的禅坐大师阿姜查，教导弟子要学习“静止的流水”的心境。弟子们怀疑，世界上哪里有静止不动的流水呢？既然是流动的水，便无法同时保持静止呀！是啊！既然是声音，便不能有听不见的声音呀！听不见的声音又如何叫做“声音”呢？阿姜查说，那是一种心灵状态。保持心灵的静止、安详，并不表示生命

与外在的互动会暂时停止；思考仍然在心灵中流动着，智慧容易在其中受孕生成。

我想，世间的表面不能决定所有的状态。在你心中响起的声音，别人听得见吗？别人心中的声音你又听得见吗？你是否有许多的声音不是自耳畔响起，而是自心田深处某个被遗忘的角落，偶尔满溢，或时时回荡于脑海中。某些时空触动起回忆的声音，未来的声音，理想的声音，思考流转的声音。你的心灵的土地上是繁杂吵闹，亦是空荡冷清，毫无声响。也许你是学习安静而易于感受，然后让你的心田喧嚣热闹，充满意志的能量，而不是吵闹得无法倾听。

走在春日喧嚣的山林小径上，耳畔清静，蹲下来，却能见热闹鼎沸的声音。

一株株细嫩的幼苗刚从柔软的黑泥中探出绿色的新芽。在接受雨水的充分滋养之后，

它们迸发出来的生命能量是何等庞大的温柔。未及等待泥土由寒转暖，一株，两株，三株，一百株，一千株纷纷破土而出，铺满每一处柔软的土地。

植物发芽的声音也许听不见，却看得见，领受得到。仔细低头探视每一处被去年的老株残枝所掩盖的角落，假如你听得见那微弱幼苗群起探头的声音：那多如波浪、不断涌向海岸的声音，在亘古的时代它们便未曾止歇，一直向未来发声，掀起生命的意志。

我们在春季间上山无意便会踩死这些探头的意志，即使已经极力小心、审慎避开每一步可能的错误；然而那些美丽的小生命所展现的强大意志遍布于土地的每一处隙缝，使人不胜其扰。仿佛它们正群集喧嚣地叫着：“小心呀！不要踩死我们呀！不要踩死我们呀！”而我则是被不忍之心逼迫得进退不能，懊恼不已。

从内心里涌现的那一股不忍之心，在近年来愈加强烈，使得春季雨水充沛之后的上山日子变得有点令人不适与心疼。除非必要，或者春日某些特定的华丽太吸引人。否则我宁可满心欢喜地待在家里感谢今年的春雨适时到来，解放我那群干渴一整季长冬的朋友。

日本有一段关于春天狐狸嫁女儿的传说，警告人们春天不要进入森林打扰狐狸的婚礼，否则会遭到厄运。导演黑泽明也曾将这段传说应用在他绿色思想极为强烈的电影《梦》里头。细想，这段传说背后的深层意义，不正是提醒人们春天不要进入森林里干扰各种生命旺盛的萌发与成长？印度有支最古老的宗教在数千年前即体会出春天尽量不出门，若不得已也要打赤足外出的教义。印第安人则在春天时卸下马的蹄铁，也不驾马车出门，以免影响大地的胎气。印第安人相信，春天是大地怀孕的季节，要避免马的坚硬蹄踏剧烈蹂踏大地。

我则庆幸内心开始了这样谦虚的心境，要向大地表示谦敬是一段不容易体会的人生修行。当你听得见春天幼嫩的生命发出的声音而去在意它时，是比辛勤聆听深奥的道理更接近善念吧。
（据《文苑》）

烂漫花事

□曹积三

寒冷的冬季，我最心仪的花是菊花。父亲在世时，每年冬天，我家都要养菊。父亲是养菊的高手。他不是让那枝干肆意滋长，花儿随意开放，而是巧有设计。在一根粗壮的主干上，养出三条斜枝，又让每一枝上生发三杈，这就是他的一千三枝九杈的菊花。为了让每一杈上，只开一朵硕大的花，他会小心翼翼，极为精细地剔除多余的菊花，留下一个壮实的花骨朵。如此这般，每棵菊，正好开出九朵花来。他笑说：“这菊呀，到了数九天开花，花瓣才能更厚实，味道才能闻着香。”不知道他使的是什么办法，能控制花期，让花进了“九”，才次第开放。

父亲侍弄月季，也有一套绝技。花，不仅这茬落了，那茬在开；而且朵大花香。他利用嫁接的方法，能让一棵月季开出两种颜色的花朵，颇为神奇。我曾蹲在花前，傻傻地观看那些花，从花朵，到花枝、花叶、花的筋脉，瞧得入了迷，竟鬼使神差般地拿笔描画它们，开始用铅笔，继之用钢笔，随后用毛笔……我半辈子对丹青的喜爱，就始于对月季花的痴迷。

花开总有花落时，父亲和母亲总是把那落在地上的月季花瓣捡拾起来，积攒着，送给邻居姐姐和嫂子的们。母亲说，这花瓣，是能治妇科病的。

父亲一年四季都种花，所以我家的院子里花香不断。春天，最早绽开花瓣的是又香又艳的红芍药和紫芍药，接着，是枝头缀着一串串粉色小荷包的风荷花。到了夏天，龙头花、大烟花、胭粉豆儿、“不平等”、三劈莲、茛苳草……缤纷如霞，灿烂满眼。秋天里，鸡冠花、熟意花、扫帚梅和西粉莲……开得更热闹一片。

有趣的是，那缀满红花的茛苳草，花还没落，就结了籽儿。那籽儿，像个微型橄榄，用手轻轻一捏，便会裂开几瓣儿。每一瓣儿，会弓成一个环，女孩子将它夹在耳垂上，颇像大人佩戴的绿耳环。将茛苳草花捣碎，用矾和了，还可以染

耳根的清静

□王开岭

这个崇尚肉体的时代，竟从未想过要为耳朵做点什么。所有感官中，它被侮辱与损害的程度最深。从前，人的耳朵里住过一位伟大的房客：寂静。“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

在我眼里，古诗中最好的句子，所言之物皆为“静”。读它时，你会觉得全世界一片清寂，心境安谧至极，连发丝坠地都听得见。古人真有耳福啊。

耳朵就像个旅馆，熙熙攘攘，谁都可以来往，且是不邀而至，猝不及防的那种。其实，它最想念的房客有两位：一是寂静，二是音乐。并非无声才叫寂静，深夜更、月落乌啼、雨滴石阶、风疾掠竹……寂静之声，更显清幽，更让人神思旷远。美景除了悦目，必营养耳朵。

今天，吾辈耳朵里住着哪些房客呢？刹车、喇叭、拆迁、施工、装修、铁轨震荡、高架桥轰鸣……它们有个集体注册名：喧嚣。这是时代对耳朵的围剿，你无处躲藏。耳朵，从未遭遇过这般黑压压、强悍而傲慢的敌人。

一朋友驾车时，总把“重金属”放到最大量，他并不关注谁在唱，

红指甲，是爱臭美的女孩子们最喜欢的玩意儿。

父亲告诉我，茛苳草有个大卖场。在香瓜地里，种上它，那瓜秧上就不会生害虫。可我当时没有追问个中缘由，至今，后悔莫及。

其实，花中还有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那“不等高”的花，开得并不娇艳，亦无特殊的香气，可它能招引来一种很大的蝴蝶。那蝴蝶美，丽极了，翅膀上长着黑黄相间的花纹，尾巴飘飘的。其上，还有两个颇似孔雀翎上的那种圆状花斑。后来知道那是一种凤蝶。更奇妙的是，它能悬停在花朵旁，伸出那长长的尖嘴吸食花粉。边吸边发出一种“咕噜咕噜”的响声……直到现在，我也无法知晓它的名字。但我疑惑，它会不会是蜂鸟的一种呢？因为它毫不理会其他的花，只对“不平等”情有独钟呢？花的世界，奥妙无穷，真是个“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

父亲的花，给了我寻秘的目光。在不断的惊喜中，我发现了一个又一个奇妙的花的世界。有一年我乘船去长江三峡，远远望见一块巨石上，有一簇耀眼的猩红。船到近前，发现那竟是一丛盛开的玫瑰，令人惊奇不已！也许是因为生长的环境太恶劣，那花朵很小很小，但朵朵怒放。当我的目光顺着石上的花朵，朝下看去，只见它裸露的根系，贴着那石壁足有丈许，直探到江水之中。小小的花朵，却如此坚韧和顽强，怎能不让人陡生敬佩之心？

因了一个特殊的机缘，我曾走进福建鼓山寺的“三来堂”，这是住持所居的宝地。在这几乎无人知晓的神秘院落中，竟长着四株岁逾百年的铁树，那硕壮的树干，铮铮的巨大铁叶，颇像雄鹰展开的翅膀。那铁叶托着的，是一朵雄大的铁花，端庄如莲，灿若牡丹，闪动着神奇的光泽。自古以来，铁树开花，难能一见，而这里的四株铁树，同时花开，堪称奇迹。这铁树，深藏古寺几人知？它们默默无闻，却让生命之花开得如此轰轰烈烈……

（据《文汇报》）

□詹国枢

某年冬天，我带采访组到河南农村采访。夜里无事，县委书记请我们看豫剧团的演出。就在招待所食堂大厅，一位年轻清秀的女演员演唱《朝阳沟》里“银环回娘家”一段：城里的银环吃不农村苦，又受了点委屈，便想退堂鼓，却又对这里的父老乡亲 and 山山水水，恋恋不舍。

演员走上前来，站直，亮相，刚一开口，呀地一声，便觉情从中来，“不平等”还能吸引来“咕噜锅”。它

能悬停在花朵旁，伸出那长长的尖嘴吸食花粉。边吸边发出一种“咕噜咕噜”的响声……直到现在，我也无法知晓它的名字。但我疑惑，它会不会是蜂鸟的一种呢？因为它毫不理会其他的花，只对“不平等”情有独钟呢？花的世界，奥妙无穷，真是个“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

□鲍国山

孔子说：“君子不器”。这句话的内涵之一：器不是君子。器，即工具或用具，只有特定的用途。君子岂能像一件让别人称心称手的工具？君子应当有自己的主心骨，他应该作为“人”而存在，而不是作为“工具”而存在。

这句话的内涵之二：君子不是器。君子要有良心，有道德，有理想。君子要有是非判断。君子要为玉碎，不为瓦全。所以，君子要有根据良心和正义作是非判断的能

□叶倾城

妈妈做的菜，其实很难吃，却是我一生不会再遇到的美味。很久以前在报社的时候，有位单身京漂同事，难得母亲去看她，并且小住半个月。天黑了，她居然和我们一起去拼餐。我们很奇怪：“你不回家去吃妈妈做的饭？”

她连连摇头，一脸一言难尽：“别提了，我妈妈做饭真是够难吃。”我们全体大笑，个个心有戚戚。我们这一代，大部分出身中国第一代双职工家庭，母亲善烹饪精女红的，大概没几个。文人雅士怀念“妈妈做的菜”，是隔着几万里辛苦路，时间给洒了浓浓的胡椒粉，催泪；也是因为他们大抵是中产家庭，有一个擅长调和五味的母亲吧。朱德在《我的母

□张定浩

哈罗德·布鲁姆在《读诗的艺术》里讲，“所有伟大的诗歌都要求我们被它占有。在记忆中拥有是开始，扩展我们的意识是目的”。如果要我挑选几首伟大的中文诗，《春江花月夜》一定在其中，这首诗里的不少句子都被后人引滥了，以至于很多人都误以为自己读过这首诗。闻一多称赞这首诗是“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我就想到也可以比附成佛典里的《心经》。有一回，我和同事在办公室里默写毛笔字玩，他写了《心经》，我写的就是《春江花月夜》，两者的字数竟然也差不多，都是满满一张纸，都是回环往复，似乎总也念不完的样子，又都不封闭，有能力通向浩瀚的宇宙。

几个月前回老家，在临院的小屋午睡，开着门窗。外面几个年老的女人在聊天，声

音大得吓人，迷迷糊糊中时不时还能听到“啪”的一声，知道那是在打苍蝇，用的还不是苍蝇拍，是一根长长的黑色橡胶棒，不过似乎老是打不到，所以总在打。我担心一个下午就在这样的响声中过去，所以出门去看河水。出来之后才明白邻居们为什么说话那么大声，她们都是分别坐在自家门口，隔着老远说闲话，一边做自己的事。其实也没有什么事，比如对门的女人，她对丈夫说，之所以坐在门口，是要照着晾晒在外面的衣服，因为害怕下雨。

春江潮水连海平

走在河堤上，夏天的水漫过了芦苇丛。我年初回来的时候，这里的水还很浅，可以下到芦苇丛生的浅滩上，在冬天，那里藏着很多叫不出名字的黑色小鸟，我走过去的时候，它们也不惊动。冬天我曾伫立良久的地方，如今已经被淹没，不能走过去。

《小熊维尼》里面，印象最深的是“噗噗

儿，一路不停地介绍沿途风景，扶老携幼，干得认真、起劲。

一个是豫剧演员，一个是售票小伙，芸芸众生而已，但他们对自己和事业竟那么执着！联想到咱记者这一行。有时，你的稿子根本就上不了重要版面。或许，你这篇文章发表后，并没有多少人会看。但即便如此，你还是会满怀激情地去采访，去写作，去推敲每一个段落，每一个文字。

为什么？不为别的，为自己——为自己心中坚守的那一份执着与充实。

有此境界者，是修炼，也是幸福。

（据《文汇报》）

君子不器

力和愿望，要有不为外力所胁迫而坚持正义的勇气。

比如果果。法国上尉巴特雷，随英法联军侵略中国并参与了劫掠圆明园。随后他写信给法国文豪雨果，征询他的“意见”，雨果回信如下：“地球上某个地方，曾经有一个世界奇迹，它的名字叫圆明园……一天，两个强盗走进圆明园，一个抢掠，一个放火。可以说，胜利是偷盗者的胜利，两个胜利者一起彻底毁灭了圆明园……在历史面前，这两个强盗分别叫做法兰西和英格

兰。但我要抗议，而且感谢你给我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统治者犯的罪并不是被统治者的错，政府有时会成为强盗，但人民永远不会。”

巴特雷本想得到大文豪的赞誉，没想到得到的却是愤怒的谴责。

雨果为什么对看起来与他毫不相干的事如此愤怒？因为他不是器。法国是他的祖国，巴特雷是他的同胞，可是，他为什么站在与他毫无瓜葛的中国一边，谴责自己的祖国，得罪自己的朋友？因为他是君子。君子永远只站在正义一边。

（据《光明日报》）

□叶延滨

人生一世，食色性也，我虽不是美食家，不是喜好酒肉的食客，但对吃的享受仍然兴致盎然。食之美，在我为何？

食之美，必有一套干净的碗筷。店堂不必豪华，包房也不论大小。店堂华灯彩饰，装金镶银，还是竹椅木几，青砖土瓷，都不当紧。当紧的是一套干净的餐具。干净有三，一是没有水渍油渍，二是没有裂纹缺口，三是亮白轻透的瓷具为上。美食应有美器。大堂有美貌小姐弹琴，耳畔仙乐袅袅，低头却见水杯口一道浅黄的渍迹。这一餐，开局就坏了胃口。

食之美，先敬一杯茶。茶可优可廉，不必精细，但最好是免费赠送。服务生，无论是小姐还是男

士，先提着一壶茶走上前来，定会向客人问好。如果上来位服务生，立马就递上一本菜谱，拿着笔准

寒夜生花

□迟子建

今冬大兴安岭奇寒，春节前后，气温都在零下摄氏三十七八度之间。世界看似冻僵了，但白雪遗迹；冰封的河流下，鱼儿也在静静地潜游。北风呼啸的街头，人们也依然忙着过年。

有生命的不止这些，还有花儿。是霜花！每天早晨，我从床上爬起，拉开窗帘，便可望见玻璃窗上的霜花。户外寒风凛冽，室内温度只有摄氏十七八度，所以今冬我见的霜花，不像往年只蔓延在窗子底部，而是满窗盛开！

霜花姿态万千，真是要看什么有什么。挺直的冷杉，摇曳的白桦，风情万种的柳树，初绽的水仙，半开的芍药，怒放的菊花，你在霜花的世界中，都能寻到。当然，除了常见的树木和花朵，霜花也隐现动物的形影，比如呼呼大睡的肥猪，飞翔的仙鹤，低头喝水的鹿，奔跑的狗，游走的蛇等。你要问霜花中有没有人？答案是肯定的。亭亭玉立的少女，蹒跚学步的儿童，弯腰弓背的老人，霜花也不吝惜它的笔，勾勒它们的形影，并为之配上人间的烟火气——房屋、水井、田地、牛车、犁铧、米缸、灶台、饭桌，碗筷甚至肥皂，仅有这些还不够，没有光，世界是彻头彻尾僵死的，于是霜花中就有了日月星辰，有了来自天庭的照耀！

不要以为霜花总是烟花般灿烂，它也有孤独的脚步；它也不总是祥云缭绕，那里也有离人的眼泪！在这里，一年中最寒冷的时刻，也是最黑暗的时刻。太阳3点多就落山了，好像它答应了要去照耀另一个更黑暗的世界，而把人间过早地推入暮色之中。白昼中被阳光鞭挞的寒流，在太阳消失后，竟做起了浪漫的事情。它们中的一部分，潜入千家万户的窗缝，在人们熟睡时，用月光星光做笔，蘸着清芬的霜，在明净的玻璃窗上，点染出一幅幅图画。

有千万扇窗户，就有千万个霜花的世界，因为霜花的世界没有相同的。今天你看到的芭蕉树形态的霜花，明天演变为一片葳蕤的野花了；今天你看到的小女，明天就可能变成老妪；今天你看到的光秃秃的树，明天挂上了几

（据《文汇报》）

食之美

□叶延滨

备写下菜名，卖与买一目了然，少了许多该有的美意。

食之美，餐间有花。不一定房中都有花，窗外的庭院有花更好，回廊花窗，风送花香，目食美景。如果是家平民百姓的小馆，是家快餐店和大排档，桌上有只小花瓶，插上一枝小花，哪怕是一枝云竹、一片绿叶，也爽心悦目。千万不要放一枝塑料假花。

食之美，是同桌食客特别是身边没有出现一个爱替人挾菜的人；食之美，是桌上总有趣味不俗的谈资。

食之美，是有一处安静的地方。不听车笛，不听流行歌手的声嘶力竭。水边听波涌，山旁听松涛，老家旧宅听蟋蟀，都是美事。只怕过之安静比美食更难求。

唉，食之美，何止心静难求。其实一粥一菜再加一副好心情，就是一餐美食！好心情，又是什么作料能烹出来的呢？

（据《北京日报》）

腥气，但被两岸的灌木和大树映得鲜绿，河畔零星盛开细小的黄花，风一吹就四处飘荡，沾到我衣袖上，更多的飘到河里，飘向远方。

水的两侧是热闹的小马路和住宅区，一排排的茶馆，露天摆放着藤条椅。我喜欢在异乡的城市里见到这样生机勃勃的河水，并乐意想象，住在这流水边的人，每天能够有一种直觉愉快的信心，能够有力量写出这样的文字：“我现在可以很好地体会，和你在一起的感觉。这种景况也许永远不会来，但我的生命始终朝向那里，那甚至跟信念都没有关系了，因为那就是生活本身，生活本身的方向就朝着与你分享的时光。河流里的水，很多都到了海洋，它们或许渗透进了沿岸的土壤里，但一江春水向东流是亿万年的事情，并没有停止过。”

一江春水向东流的确是亿万年的事情，然而，我想说，春江潮水连海平其实也是如此。很多的河流，不能汇流，很多的水，到了海洋，但都没有关系，那汹涌的海水会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倒灌进每一条江河，席卷沿岸每一丝土壤，搜寻那些中途的失败者。”

“终有一天，我们会重逢。”茨维塔娃写信给里尔克说，“倘若我们一同被人梦见。”

（据《文汇报》）